



画家之书

Schilder-Boeck

〔荷〕卡勒尔·凡·曼德尔 Karel van Mander/著

中国出版集团
东方出版中心

画家之书

Schilder-Boeck



〔荷〕卡勒尔·凡·曼德尔 Karel van Mander 著

艾红华 译

毛建雄 校

中国出版集团

东方出版中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画家之书/(荷)卡勒尔·凡·曼德尔(Karel van Mander)
著;艾红华译. —上海: 东方出版中心, 2010. 5

书名原文: Schider-Boeck

ISBN 978-7-5473-0115-9

I. 画… II. ①卡…②艾… III. ①画家—生平事迹—荷兰—中世纪 ②画家—生平事迹—德国—中世纪 ③油画—作品集—荷兰—中世纪④油画—作品集—德国—中世纪
IV. K835.635.72 K835.165.72 J23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62680 号

本书由荷兰文学创作和翻译基金会提供翻译及出版资助

画家之书

出版发行: 东方出版中心

地 址: 上海市仙霞路 345 号

电 话: 62417400

邮政编码: 20033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上海锦佳装璜印刷发展公司

开 本: 710×1020 毫米 1/16

字 数: 388 千

印 张: 22

版 次: 2010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473-0115-9

定 价: 4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卡勒尔·凡·曼德尔小传

请问读者诸君，如若我错过纪念这位谦恭且舍己为人之士岂非忘恩负义？他曾以如此富有教益的方式为学生们描述绘画艺术，且通过自己的生花妙笔，如此清晰而生动地勾勒出那些最为声名煊赫的画家们的生平与作品，尽管仙客杳逝，却仍能音容不朽。首先，既然是机缘巧合，他的《绘画之书》需求不辍，而遗留下来的书本又不足以筹备新版；因而在听说有人得便重印此书时，我深信这不仅顺理成章，而且还应在再版中纳入原汁原味的卡勒尔才名正言顺；是他，在自己的有生之年为那些墓木已拱的亡灵注入了生命，为他们罩上了光鲜夺目的服饰。于是，在善举及神旨的驱策下，我要去追随他的榜样，以声名与荣誉的全套礼仪，出于对残酷的死亡带来的怨怼以及由致命的艳羨引起的哀怨，再次为他荣耀加身。祈君永垂不朽，在珍贵的记忆宝石王冠上光辉永照，非仅如我心之所愿，亦定当倾尽我卑微的所能。

然而，人中之龙啊，我该从何处着手方能匹配您杰出灵魂的声名，以使我能昭示您煊赫的高贵，值得颂赞且教益非凡的人生呢？您在诗歌中将圣经文的实质体现得如此叩人心扉，以至于在吟唱的过程中，它们穿透了人们的灵魂，以我一介凡夫，怀着尘俗的见识，该如何斗胆解读您神意的高深精髓呢？在您的时代，有谁能媲美您在神圣的诗歌方面的造诣呢？

尚有何物堪比您《金色的竖琴》琴弦上奏出的旋律更甘美流畅、更沁人心脾的呢？尚有哪一颗心不为您神圣的曲调备感欢悦，只因这激越高亢之曲调如雷贯耳，深入人心，为芸芸众生带来难以言说的欢愉？抑或我竟然应该极目远眺，来鉴赏并描述您在超乎言筌的画作中如此精美地展示出来的高贵和智慧的可视性成果呢？我踟躇难决，不知从何入手，皆因您在乐音及绘事两方面都远胜同侪。但这又如何呢？理智告诉我，两者分量相同相若，而我必须由您——所有这些美好事物的源头和渊薮起步。如若事有所本，师有所从，源有所自，且君有所始，则万事备矣。

卡勒尔·凡·曼德尔（Karel van Mander）降生于吾主纪元（即公元）1548年5月的一个礼拜天，诞生地是莫勒贝克（Meulebeke）村，村子方圆约九英里，在一片赏心悦目的山谷里，那里农田铺展，屋舍错落，树木葱茏，篱笆环绕……还有森林和湖泊，间以溪流潺潺。它坐落在佛兰德斯郡的中部，距离蒂尔特（Tielt）、埃兹杰姆（Izegem）、匹特姆（Pittem）和罗兹贝克（Rozebeke）只有一英里。这座村庄在被蒙特格尼（Montigny）麾下的叛军（Malcontents）洗劫前曾拥有一千五百名武备精良、体魄健壮的兵勇。由于它毗邻蒂尔特，因

而落入柯特莱（Courtrai）的治下。他的父亲柯尼利斯·凡·曼德尔（Cornelis van Mander）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担任前述村庄领主的领命者和执行官，住在自己的房屋中，拥有自家的园子和土地，并对外出租。他是一位恪尽职守的官吏，一位柯特莱的市民，还不时充当本地的首席税务官。他同时享有布鲁日（Bruges Frank）的种种权利，因为他拥有自己的领地费（其中包括八块小的领地），一座高墙圈起的庄园，果棚，畜栏，四周环绕着自家房舍，湖泊，林地，果树，一湾池塘，远处还有一间磨坊，在库尔斯坎普（Koolskamp）教区还有风车房和水磨坊，而这一切都来自于他与伊俄罕内·凡德尔·贝克（Iohanne vander Beke）家族的联姻。困苦袭来时，这位柯尼利斯展示了作为最为勇猛过人的一面，他和自己的手下勇敢地履行了作为男人的义务。这可由独特的例证呈现出来，不过为了简捷的缘故，我就把它们省略了。

卡勒尔·凡·曼德尔的出生日期已如上述，其父母我们就不多赘述了。他在莫勒贝克教堂受洗，约克赫尔·查理·德·贝尔（Jonkheer Charles de Beir）为他施行受洗仪式，并为他取了一个法文名字查理（Charles），不过他通常还是按照自己国家的语言习惯被称之为卡勒尔，这样叫起来也容易一些。就这样，他在这条晶莹剔透的山谷中开始了自己的生活，成为古老且高贵的凡·曼德尔（Van Mander）和凡·德·贝克（Van der Beke）家族中的子嗣。但是由于这位母亲的姓氏在佛兰德斯并不显赫，我愿就他父系方面的先祖赘述几句。他们家族的古老和高贵由布鲁日艾克豪特（Eekhout）修道院内一份古老的羊皮纸卷文稿保留下了佐证，上面用拉丁文写着：

Reverendus in Christo Waltherus van Mander Episcopus Ecclesiae
Tornacensis questionem inter fratres & Sorores divae Trudonis habitantis
ad magnum pontem lapidum via Oostcampiana, vulgo de groote
Steenbrughe, composuit tam ad mobilia quam immobilia bona, una

用我们的语言即：

尊耶稣基督之名，高蒂耶·凡·曼德尔（Gualtier van Mander），图尔奈（Tournai）的大主教，已然批复此协议生效，将不动产与动产分割于居住在奥斯特坎培尔（Oostkamper）路大石桥旁，即众所周知的大斯汀布鲁格（Steenbrughe），以及斯威特维尔（Sweetvale）修道院，即众所周知的绥滕黛尔（Suetendaele）的圣特鲁多（St Trudo）的修士和修女们；谨尊阿尔萨斯忒奥多尔地方佛兰德斯伯爵之旨意，他已将该修士们转移到了布鲁日的艾克豪特。此据于耶稣纪元1248年，秋收时节。

那是1617年8月，距离沃特留斯·凡·曼德尔（Waltherius van Mander）在图尔奈（Tournai）教堂当大主教已经三百六十九年了。然后便应提及另一个叫做高蒂耶·凡·曼德尔的人，格劳德（Glaude）之子，M.扬·凡·曼德尔（M. Jan van Mander）之兄，骑士以及咱们的卡勒尔的曾祖。他是布鲁日圣母教堂的主教，并由于其学识及辩才而被好人菲利普伯爵（Count Philip the Good）派去陪伴特娄阿内（Terouanne）的大主教，成为撮合英格兰威尔士亲王亨利与勃艮第约翰的女儿之间联姻大事的谈判使者。也正因此事，他受到了伯爵丰厚的奖赏。在前述圣母教堂中，人们仍能从一方金属墓碑上看到一篇墓志铭，他便长眠在这块墓碑下。

他遗留给这座教堂的众多物件中有一条金箔十字褙，上面饰满繁复且匠心独运的优美图案，还有凡·曼德尔家族的武器套，造型为一只展开双翼的白天鹅，脖子上围着一个金冠，正在黑色背景上的一泓池水中悠游。这是佛兰德斯伯爵好人菲利普为凡·曼德尔家族在反抗苏格兰人和英格兰人的战争中为国效力而奖赏给他们的。这些武器，包括头盔、羽饰以及其他盾牌纹章的四分纹印在佛兰德斯随处可见，直至今日仍然可在莫勒贝克教堂中心一座蓝色琢石墓碑上看到。这些武器还浇铸在高高尖顶的大钟上。因此这就证明了凡·曼德尔显赫的血统，而这个事实是如此明显，我看也就没必要再添蛇足了。诚然，如果我要列举出凡·曼德尔家族中难以数计的英勇无畏的优秀男人和贤惠虔敬的女人，讴歌他们为亲王和国家所做出的丰功伟绩，如果我还要列举他们的德行、排序以及其尊贵的话，那可就要大费周章，我写起来事倍功半而您读起来也过于劳心费神了。因此，我会择善而取，重返我狭小的范围了。

卡勒尔，如我们所说，诞生于莫勒贝克的教区，是其母亲的次子和心肝宝贝，她亲自照顾抚养着他，同时还有他的兄长柯尼利斯（Cornelis），一个温柔、好脾气而且敏感的孩子，彬彬有礼，乐于助人，勤勤恳恳地助理着家族。但是卡勒尔，受到更加高远、更为活跃的精神的驱策，却对所有琐碎的事情避之唯恐不及。他神思敏捷，远超同龄人，领悟力强，天生对日常玩笑和微妙的运动项目反应迅速。命运打从一开始就显示其对他眷顾有加。正如普鲁塔克（Plutarch）所说，告别幼稚的事物转而在意超出其年龄之事的儿童，见证的是他们未来将要履行的大功。而他遥望将会在成年期给人带来愉悦的事物并从童年开始就通过如此的语言及行动来为这种愉悦作出明证。诚然，人的精神不可能受到束缚：无论上帝将他塑造为何种模式，精神都会崭露自身。与助兴的醇酒可以在生活的染缸中隐忍身形比较起来，精神可不会长期隐忍，而是会通过歌咏、欢愉、村语乃至种种插科打诨显现出来。于是精神便不断且早已注入我们的天才画家，因为即便是在他仍然稚气未脱时，只要他父亲的女仆们粉刷墙壁，他就会拿起炭棒或红色和黄色的泥土，不管是什么就手的東西，在墙上描画她们的农夫情人或相好的的肖像，一个长着长长的、疙疙瘩瘩的鹰勾鼻，另一个肩膀上高高地

隆起一个驼峰，上面雄踞着一只鸱枭，双腿外撇，双脚大且畸形，而且他还为他们加上了名字。姑娘们气愤之余向他父亲投诉，可年轻的卡勒尔仅用一个小小的玩笑就设法让一切又恢复了正常。

在一个冬天的早晨，太阳尚未升起，天寒地冻，他答应父亲的一个仆人，说是要为他谱写一首歌曲，内容是有关一位女郎捉弄他，条件则是看他是否愿意用舌头把一个熨斗的把手顶在墙上，直到卡勒尔背诵完一篇主祷文和一篇万福马利亚。那位头脑简单的生灵实在是太急于照办了，以至于卡勒尔都恨不得为滥用别人信任的诡计和羞辱了这位仆人的举动而惩罚一下自己才好。他们开始了，小卡勒尔读祷文，那条舌头则粘在熨斗上，所以那位傻小子动弹不得，待到要把舌头移开时，他痛得狂叫起来。尽管他最终挣脱开来，却付出揭了一大层皮的代价。旁观者看到这一幕都对他的愚行暴笑不止，却觉得那小男孩导演的这一切聪明极了。

还有一桩他做出的恶作剧。邻里的孩子们都乐于和他玩，因为他的鬼点子特别多。有一次他们聚在一起时，其中一个小孩叫约斯（Joos），他的母亲，一位寡妇，给他新做了一件长长的白色粗绒布外套，那天她还是第一次为他穿上了这身衣服。那男孩就这么隆而重之地打扮停当，洋洋得意地显摆给卡勒尔看，让卡勒尔歆羡不已。时值樱桃成熟的季节，他骗得那男孩以为裁缝忘记了给外套缝上褶边，不过如果他愿意静止地站立那么一小会儿的话，他就可以弥补这个小缺憾了。那位小男孩欣然同意，而卡勒尔也就开始了工作。他榨出樱桃汁，抄起两条衣缝，在上面画满漂亮的蝴蝶，前后都是，连衣袖都没忘记。经过如此花团锦簇地妆扮，那孩子自认形象光鲜。要不是我们有前瞻性目光的画家用一句玩笑打断的话，他的骄傲本来会让他悠悠然过关的。由于预见到那位母亲看到饰边后会打那孩子的屁股，更因为彼时的男孩子在很长时间内都不穿裤子，他答应给约斯一些樱桃，只要他允许自己在他屁股上画点东西。经过一番讨价还价，约斯终于同意这么做。卡勒尔再次摆弄起樱桃汁，并将那孩子的光屁股朝向太阳，好让颜料干得快些。他着手工作，画了一张丑陋、带有邪恶目光的鬼脸。干了以后，卡勒尔依约将樱桃给了约斯，后者兴高采烈地去见母亲，向她展示自己的外套装饰得多么漂亮。那女人一看到便勃然大怒，抄起一根棍子就打向约斯，还扯下他的外套。可当她看到那张鬼脸时，她扔下棍子惊呼出声，狂喊着：“噢，圣马丁，莫勒贝克的守护神，救命呀！”听到响声，各色人等匆匆赶了过来，约斯却溜走了。当一切都水落石出，有人向卡勒尔的父亲告了状之后，人们为这件恶作剧开怀大笑。

卡勒尔年纪渐长，而且继续捣鼓出各式各样别出心裁的恶作剧，同时还不解地四处留下图绘形象以及诗歌作品，无论是学校的书写本子上还是家里的墙壁上，里外不拘。他的父母和亲戚们看到这孩子才思敏捷，便把他和其兄柯尼利斯一起送到蒂尔特的一间拉丁学校学习，他就是在那里学到了文法和语法。他在这

些科目中已经取得了一些进步，在韵文诗和绘画方面也是如此，这些是他无法拒绝的科目。但是出于某种原因，他们被人从学校带走，送到了根特的一位法语教师那里学习，他们的弗朗索瓦·凡·曼德尔（François van Mander）叔叔在那里照顾他们。他们在那里待了几年，卡勒尔在那段时间里也没有中辍绘画和韵文诗的学习，因为那是他天性的一部分，与他水乳交融。看到这种情况，他的父亲和叔父认为送他去给一位成熟的画家当学徒是明智之举，以便他更为透彻地了解这门艺术，因为他对其太上心了。他们让他师从一位叫做卢卡斯·德·赫勒（Lucas de Heere）的人，一个心灵手巧的画家和诗人。卡勒尔跟着他在诗歌和绘画两方面都进境神速，想一想他跟从他才多短的时间吧。不清楚他父亲为什么把他带走了。他后来又再次送他去学习，师从下一个也是最后一个老师，即柯特莱的手艺高超的画家彼得·维勒里克（Peter Vlerick）。

卡勒尔在他那里学了刚刚一年多一点，从1568年到1569年，时而在柯特莱，时而在图尔奈，因为维勒里克从前一座城市搬到了后一座城市，就像卡勒尔在《画家之书》中讲述自己的生活时说的的那样。于是我们的画家和诗人回到了父亲身边，回到了多年来一直坐落在莫勒贝克教堂旁边的那幢房子里。在那里他更多地投身于诗歌和写作，绘画则次之。他创作了一些重要的道德剧，有一部是关于诺亚以及他如何建造了方舟，告诫人们关于大洪水的事以使他们回心转意，收集那些动物，进入方舟，释放出鸽子和渡鸦，离开方舟时向上帝的献祭。该剧赏心悦目，流畅自然，剧中人物众多。他在一大块风帆上画了许多死者和动物的尸体在水中载沉载浮，让风帆掠过舞台，然后用手把它推到那里的一幢房屋上。大量的水从天而降，仿佛正在大雨滂沱。从邻近乡镇麇集而来看戏的好事之徒只得哗然后退，同时惊诧这些水来自何处。许多年长者对死者唏嘘悲悼，亦为栩栩如生的恐怖场景悚然动容，因为方舟仿佛就飘摇在那片汪洋之中，卡勒尔将这一切构想设计并处理得实在是巧妙。他花了相当长的时间来安排这些事，还为此得罪了哥哥，柯尼利斯更希望卡勒尔帮忙打理亚麻生意。然而随着圣灵降临节的日益接近，卡勒尔设法说服了柯尼利斯为该剧的一切所需付了账。他们的母亲因而说道：“你比卡勒尔更愚蠢，因为倘若你将钱放在自己的保险箱里的话，他决不可能干下这些蠢事。”

他还写了一些关于发生在农夫们中间的趣事的滑稽剧，以及一些飧宴剧、复调和歌曲，从本质上说，都属于寓意性和喜剧的范畴，还有一些情歌。全佛兰德斯修辞协会邀请他参加诗歌比赛，他赢得了许多奖赏。在他的另外一些剧作当中，有一部涉及尼布甲尼撒（Nebuchadnezzar），关于这位强有力的统治者如何被人逐出自己的国土，在野外吃糠咽草，与猛兽为伍，直到重新回复平和和理性后，又复辟了自己的王位的故事。还有一部是关于大卫，那位高贵的先知，如何任命自己睿智的儿子所罗门王来统治王国，以及他是如何赐予他神殿的模型。还

有关于所罗门王的审判，关于海勒姆（Hiram），关于示巴（Sheba）女王，她前来倾听所罗门王的智慧理论，见证他广袤的领地，等等，以及他如何最终因为偶像崇拜而犯下过失，受到外来女人的诱惑。最后这一部戏得以在圣灵降临的礼拜天在莫勒贝克演出，耗资巨大，场面恢宏。至少有五十个人、一些骆驼和别的动物参与演出。舞台装饰得优美华丽，亚当·凡·曼德尔，他最小的弟弟，饰演所罗门王，一个罕见的伟大角色。几乎他所有的血亲都从根特（Ghent）、布鲁日、柯特莱、奥登纳尔德（Oudenarde），还有其他地方的人赶来观摩这场盛事，就像人们从附近的村庄赶来那样。

于是，卡勒尔名闻遐迩，与此同时他还为形形色色的人作画，包括那些摆放或悬挂在教堂和居所中的作品。他还写了一部《耶稣基督的新娘》以及为姐姐的婚礼写了一部滑稽剧。动身去罗马之前，他还写了两部诗剧，一部是关于巴力毗珥（Bel），巴比伦人的偶像，还有一部是关于智慧与愚昧。第一部剧作，关于丹尼尔之书，在蒂尔特展演；另一部在莫勒贝克展演，当时卡勒尔在意大利。因为他的父母1574年同意他到罗马去。他为离别写了一首骊歌，也因出行而收到了服饰和银钱，并生平第一次被举荐给了他叔父弗朗索瓦·凡·曼德尔，指望后者为他的游历指点迷津，这趟游历可是他自己争取来的。就这样，卡勒尔动身去闯荡，与之相伴的还有几位年轻的贵族。他与他们在半路上就分道扬镳了，因为他们不能等待他，而他沿途在一些城市中要耽搁时日，探寻艺事并拜访当地的大师。

他生龙活虎地来到了罗马。他亲自行文撰述了这趟旅行，我们会引导感兴趣的读者关注这些叙述。他偶尔会从罗马给父母写信，在那里他度过了1575神圣年。因为醉心于所见的一切，他停留了三年多，从一地到另一地历练自己的艺术。首先，卡勒尔为特尔尼（Terni，意大利的一个小镇）的一位伯爵制作了几件大幅的作品，展示巴黎大屠杀的历史，包括舰队司令被人从窗口扔出的情景。他有一个叫做阿普利亚的瑟·伽斯帕（Sr. Caspar of Apulia）的人为伴，那是贾柯莫·德·格拉蒂斯科（Jacomo de Gratisco）的学生。卡勒尔总有一些意大利人与之为伍，制造一些惊世骇俗的东西。他还为许多红衣主教画了许多壁画风景画，因为那是他得心应手的一门艺术。他在罗马时曾蒙教皇允许可在公众面前自由公开地佩剑。当时，斯普朗格（Spranger）工作室的画家们表现得非常之好，以至于他们在银行里总有存款。卡勒尔是重新发现罗马墓室洞穴艺术的第一人。他复制了许多出土之物和其他东西，主要是古代遗物；简而言之，全是那些古灵精怪的东西。

1577年，他从意大利打道回府。来到巴塞尔时，他在人称“神之地”（God's Acre）的公墓画了几幅关于雅各逃遁的画。大师斯普朗格看到这些作品后称赞不已。于是卡勒尔便随斯普朗格去了奥地利的维也纳，为鲁道夫皇帝的皇宫入口制

作凯旋门，其设计充满创意，装饰富丽堂皇。凯旋门上的雕塑由一位能干的雕塑家汉斯·蒙德（Hans Mondt）创作。可惜卡勒尔思念家乡、父母和祖国，不愿逗留维也纳，否则他多半会成为宫廷画师。他带回了大量的素描，那都是在罗马和别处对着数不胜数的美景写生得来的，诸如早已述及的那些。甫抵近村子及父亲的宅地，消息就已传到他父母那儿了。他的兄弟亚当、仆人、一些学者朋友，还有其他村民纷纷出来迎接他，兴高采烈地陪他回家。他的父母热烈地拥抱他。

享受过须臾的天伦之乐后，他便开始投身于绘画。他先画了一幅《亚当与夏娃》（*Adam and Eve*），他们赤身裸体地站在一棵识辨善恶之树旁。夏娃温柔地看着亚当，给了他一个禁果。画中充满了飞禽走兽，一道美景贯穿其中：无数清澈的河流川流不息；放眼望去，树木郁郁葱葱，令人赏心悦目；前景绿草萋萋，繁花似锦。整幅作品处理极其得当，均运用了油画颜料。他还画了一幅《洪水》，画面上方舟似乎正要启航，洪水降临得突然而猛烈，河谷涨满了水，人和动物张皇地搜寻着山头和高地，树枝上攀着的满是一丝不挂的人，惊恐的母亲紧抱着自己的小孩，男人们拼命地拉拽着他们的妻儿，所有的活物都惊慌失措，痛苦不已。一些人悲悯地拧着已泛出尸白的手，另一些人绝望地撕扯着自己的头发。到处都淹着水，偶尔可见一些露出水面的山头、屋顶和树梢。尚未淹没的地方挤满了人群和动物。整幅作品手法逼真，贴近生活，把身处绝境中的肢体的挣扎和努力表现得淋漓尽致。一些观众盯着画面展示的直观而不可避免的死亡危险吓得咬紧牙关。每个人都充满了同情。许多贫穷淳朴的村民一看到这幅画，心都碎了。这两件作品受到了艺术修养深厚人士的高度赞扬。

后来他为弗朗索瓦·凡·德·曼德尔创作了一幅墓志画，弗朗索瓦曾和其他贵族一起奉召成为西班牙国王宫廷的御林军，但他死后却被埋在英格兰的伦敦。此画为嵌板油彩，作者用甜美裸身的小天使把画板的边幅装饰得格外迷人。天使们坐在头骨上，手擎着燃烧的火炬。他们悲恸哭泣，样子十分生动自然，滢滢泪珠仿佛就要从他们粉嘟嘟的脸颊滚落下来。上面还画了凡·曼德尔的两只胳膊，作者在画幅两边挂上了流苏，在画幅的中间部分他画了《基督复活》（*Resurrection of Christ*）。一束强烈的超自然光线照耀着主耶稣，看守们极为震惊。一个人低下头，另一人捂住脸抵挡耀眼的光芒，其余人骇怕至极抬起了脚，似乎要拔足而逃。下方的墓穴中躺着一具完全腐朽的尸体的骨架。墓志铭是上述的弗朗索瓦亲自写的。画幅的一切都处理得技艺精湛，还有原本打算挂在教堂作装饰物和作为弗朗索瓦父亲葬礼上受祝福的纪念物。但在动荡的岁月和破坏偶像崇拜运动期间，这些作品连同卡勒尔收藏的其他艺术作品都被盗走和藏匿起来。

卡勒尔在故居一边博览群书和写作，偶尔也即兴作画，一边还在一些村庄里大献殷勤，欲觅婚配伴侣。当时，因叛军瓦隆人控制着这个城镇，附近的村庄像蒂尔特、莫勒贝克和其他一些村庄的农民便自发武装起来，组成了一支整整

五千人的大军。从此，乡无宁日，双方的士兵强征沉重的苛捐杂税，乡村逐渐衰败和毁灭。军人不仅从居民那里掠走粮食，还勒索他们的钱财。因此，卡勒尔的父母收拾细软、家私和居家用品，用船运到布鲁日和柯特莱。末了他们还是要不停搬家，不是到这城就是到那镇，哪里方便逃身就逃往哪里。在这段喧嚣不安的日子里，卡勒尔创作了一首小调，是关于流亡女孩被抛弃的悲惨命运。开头是：我也认识一位，/姿色绝无者，/她留守在家……”

这小调涉及到一位女子，她大约十八岁，相貌平平，来自普通家庭，动乱期间她嫁给了卡勒尔并为他生了个儿子，随卡勒尔父亲取名叫柯尼利斯。情势所迫，卡勒尔带着他们到了柯特莱，因为士兵们已越过里斯（Lys）和柯特莱至布鲁日的属地，在图尔奈附近安营扎寨，那儿当时是蒙特格尼麾下的瓦隆人管辖之地，另一支高地日耳曼人在埃兹杰姆驻扎，部队所到之处，百姓苦不堪言。

在此期间，卡勒尔临时回过老家，为了把留在家中的粮食和其他物品运去柯特莱。他满载了两三辆马车出发了，但刚刚走出离教堂一箭之地，蒙特格尼麾下的瓦隆人就在主显节的下午袭击了村子。他们砸开保险箱，掳走所有，打伤男人，猥亵妇人和少女。卡勒尔父亲的房子也遭到洗劫，可怜的老人，常年卧病在床，他用的毯子、被单还有床全被拿走了。卡勒尔的弟弟亚当，大约十八岁，看到这群歹人肆意洗劫自己的家，他便拔出一柄他一直藏在别处的轻巧利剑，因为会说瓦隆语，他混进了这帮手持刀斧的年轻士兵和走狗中。他劈开箱子和餐具柜，把食橱砍成几块，尽可能多地拿走战利品。他甚至抓住他妈妈，抢她的钱并威胁要杀死她（但他们彼此心领神会），因为他和妈妈磨了时间，才使她免受其余乌合之众的折磨。

在这场骚乱中，卡勒尔和他的马车也遭到了一帮瓦隆人的袭击，连衣服都被剥得精光。无论他怎么向瓦隆人陈情说好话都无济于事。他们无情地用绳索套住他的脖子，叫嚷着如果不给他们钱的话就把他吊死在树上。正当惨剧将要发生时，一个意大利人骑马过来了，他饶有兴趣地观看了一会儿。卡勒尔向他说意大利语。意大利人很惊奇这个农民是在哪里学会他的语言的，于是便问他。回答是：“在意大利，但主要是在罗马。”骑马人问他在那里干了些什么，卡勒尔说：“画画。”意大利人走近仔细看了看，认出了他，抽出短剑，指挥瓦隆兵士（纯步兵）说：“立即松开套索，让我的朋友走，把衣服还给他。”他们照做了。他还叫他们归还卡勒尔的其他财物，但这帮兵痞无赖各自拿着他们能扛能拖的东西跑开了。

意大利人要卡勒尔跟在他身边免得再遭其他兵士的骚扰，并想带卡勒尔去军营欢聚，但卡勒尔拒绝了，他解释了他的境况，说他那被洗劫一空的生病的老父还在村里，他的妻儿还留在柯特莱，那里正是他希望带父母、兄弟和妹妹去的地方。骑马人因此让他逗留到所有士兵都带着战利品离开后才握住他的手说：“A

Dio Compagno sino a revedersi（愿上帝保佑你到家）。”并祈求上帝眷顾于卡勒尔直到他们再次相见。卡勒尔万分感激他并吻了他的手。这位骑手效力于阿尔巴（Alba）的军队，曾是卡勒尔在罗马红衣主教教廷时的老熟人，卡勒尔在那画画时，偶尔会赠给他一幅素描或别的东西。因为某种缘由，他从意大利加入了荷兰战争。瞧瞧，这证明机缘对每个人来说是多么重要，因为这个意想不到的朋友及时出现，他的命便的确确实保住了。

当卡勒尔回到父亲家，目睹的是一片凄凉。他诉说了自己的磨难，讲述了马匹、车辆和所有的财物在路上被偷抢，他的弟弟亚当则向他展示了他的战利品。他俩一起去把妹妹詹妮肯（Janneken）带回了家，先前亚当把她藏在树篱掩盖着的干涸的壕沟里。他们从亚当智取的战利品中拿出了一些衣服给他们赤身露体的父亲、母亲、兄弟和妹妹穿上，然后动身去柯特莱。他们轮换抬着生病的父亲，因为整个村子既没有手推车也没有马匹。这样走了三英里，终于在一座方济各会修道院里为生病的人找到了庇护所。修道院给他们提供了一间房、一个床铺和一麻袋干草，食物和饮料也送到了他们面前，这是对父亲过去施舍修士的回报。看来当真是善有善报。当卡勒尔1581年去那儿时，院长和纺织行会的理事们向他定制一幅三联祭坛画，酬金是25佛兰芒镑。卡勒尔要求先支取一部分预付款，因为他和家人生活要开销。三联画的外面是用纯灰色装饰画法画的两个站立的大尺寸人物：一边是手持配剑、花冠和破车轮的圣凯瑟琳（St. Catherine），她的暴君父亲就在她脚下；另一边是隐修士米尼（Meene），就是他引导凯瑟琳信仰了基督。三联画门内的六块矩形板上描绘的是凯瑟琳的受难：暴君用来恐吓要杀死她并将她化为齑粉的带有刀刃的车轮是如何被闪电击成了碎片的；其他每块板上都分别描绘一种不同的酷刑折磨。作者创作手法精细，在每个场景下都手书两行镶金的诗句来阐释主题。他在三联画的中间嵌板上画了暴君和一些士兵在一边，另一边凯瑟琳左手旁是几个死者，全被砍了头，几只狗踩在尸体上，个个龇牙咧嘴，弓着脊背竖着颈毛相互咆哮，随时准备为抢先舔食人血大快朵颐而战。而在画面正中却跪着纯洁、虔诚的处女，她面容愉悦，明亮的眼睛仰望着上苍，双手合十，等待刽子手致命的一挥。刽子手裸着上半身在一旁举着剑准备行刑。从天穹射下一缕耀眼的光芒照在处女身上，使她裸露在外如同雪花石膏般的胴体熠熠生辉。画面上所有人和动物的姿态、行为和表情都处理得极其得当，清新鲜活得仿佛是最近才创作完成的一样。此情此景正如柯特莱的人们所说，让人看到的如同圣马丁教堂主唱诗班席的北边精织工小教堂中的那种情景一样。

在柯特莱，他有了第二个孩子。他给他取名彼得，随他姐姐安娜的丈夫彼得·皮普（Pieter Pijpe）的名，姐夫一家子都死于瘟疫，就死在柯特莱。种种原因使卡勒尔于1582年带着妻儿离开柯特莱去布鲁日，随身携带了一些行李和一丁点钱。途中，他们再次被叛军洗劫一空，他和妻子身上只剩下内衣。噢，那群家伙

贪婪得连包裹小孩的好点的布料也不放过，因而母亲只得用她的内衣兜着孩子，那衣料不值钱（兵士们允许她留着）。卡勒尔身上只剩一块破旧的毯子蔽体。然而，因妻子的衬裙里缝了双层口袋，里面装着的一根金条没有被士兵发现，卡勒尔高兴得手舞足蹈。他的妻子流下热泪。卡勒尔安慰她说：“情况还不算糟糕，如果我们能到达自由之城且平平安安的话，日子肯定会好起来的。”他放声高歌了一曲，继续说：“我要全身心地画画，挣钱把我们遮体的衣服和食物买回来。”他从妻子怀中接过小孩，抱起他愉快地又蹦又跳，逗得妻子也破涕为笑。就这样，他们来到了自由之城布鲁日，在那里，他找到一位以前认识的画家鲍勒斯（保罗）·维茨（Paulus Weyts），他立刻就找到工作。卡勒尔靠此所得足够养家活口，但因为布鲁日也不安宁，敌人一天天逼近，加上严重的瘟疫开始在城中肆虐，卡勒尔又带着妻子、岳母和孩子离开布鲁日，乘船去荷兰，定居于古老而光荣的哈勒姆城，他在那里一幅接一幅地创作绘画和素描。

亲爱的读者，如若我要叙述我们的画家和诗人卡勒尔所有画作和写作的东西，那会过于冗长。因而我们只好简要地论及他的几件作品，任由您来审阅。您可以用自己的眼光来观察，看他在艺术中是何等神勇，有何等技巧。看到他是如何引导和教育年轻人，没有人会愚钝到要否认我们的人中之龙是位才华横溢的大师。我毫不怀疑总有少数忿忿不平的人或者心怀鬼胎的人会诋毁他，因为他总把别人看得很高尚而有些人的品质其实很低下，但这并不重要。明智的人会看清他们为什么诽谤，而那些造谣中伤者也将得不偿失。

他在荷兰创作的绘画和诗文部分情况如下。首先，他在1583年抵达哈勒姆，用灰色画法创作了一幅《大洪水》，接着围绕此主题他又画了各种故事画，大师劳维特（Rauwert）看见后便买下它们。不久以后，卡勒尔和戈尔齐乌斯（Goltzius）及大师柯尼利斯相识，三个人主持成立了一个研究写生的绘画学院。卡勒尔向他们展示意大利画法，这在戈尔齐乌斯为奥维德（Ovid）的《变形记》所设计的插图中产生了不错的影响。他用灰色画法画了许多幅作品，立即引起了艺术学子们的关注。他为劳维特画了十二帧《耶稣受难图》（*Passion*），还画了一幅特别出色的农民《集市》（*Kermis*）场景以及许多反映其他事情的画。雅克·拉齐（Jacques Razet）拥有多幅卡勒尔的作品，其中有一幅名为《施洗约翰的布道》（*Preaching of the Baptist*）。哈勒姆的弗维（Verwer）也保存了他作的一幅颇负盛名的作品。水手科尔德曼（Kolderman）拥有一幅卡勒尔的《布道中的骚乱》（*Disturbance of a Sermon*），还有他的另一幅画，描绘的是人们在轭车下爬行。哈勒姆的啤酒制造商扬·马希兹（Jan Mathijsz）拥有他的《大卫和亚比该》（*David and Abigail*），他还为拉齐创作了两幅《基督降生》。在哈勒姆市政厅，他为扬·惠根森·凡·林舒顿（Jan Huygens van Linschooten）创作了纪念画。为大师阿尔伯特（Albert）画了一幅精美的《耶弗他传记》（*The History*

of Jephthah)。为梅尔基奥·温特基斯 (Melchior Wyntgens) 画了一幅《扛十字架》(Carrying of the Cross)。他还画了许多小幅作品, 诸如给拉齐的《农民集市》(Peasant Kermis), 还有一幅《耶稣受难图》(Crucifixion), 他把自己和戈尔齐乌斯的真实形象画进了此画中, 这是一幅异常精妙而纯粹的油画作品。

简而言之, 在荷兰, 爱好艺术的人士中很少有人手中没有卡勒尔的作品, 因为他创作了数不胜数的作品, 包括油画 (图1) 和素描 (图2)。我们因此要忽略它们中的大部分, 不过要谈及柯斯·雷

耶兹 (Kors Reyersz), 这个金匠拥有卡勒尔最好的三幅画。一幅是《扛十字架》, 它画得微妙而精致, 得到了艺术鉴赏家的高度赞美。第二幅《东方三博士》(Magi), 在优美和精巧上更胜一筹。第三幅呈现的是雅各在埋家族神偶, 作品同样淋漓尽致地散发出艺术的魅力。他为威勒姆·巴特扬斯 (Willem Bartjens) 画了一幅风景画, 上面布满了精心描画的树木和农舍。画中人物是耶稣和他的门徒在为九个麻疯病患者清洗, 远景中的一组人物是圣母和约瑟, 一切都画得十分精细, 呕心沥血。他在塞温贝尔根 (Sevenberghen) 居住时为阿姆斯特丹的地方官扬·德·维特 (Jan de Witte) 画了两幅非常出色的作品, 《洗礼》(Baptism) 和《扫罗的皈依》(Conversion of Saul)。同样他为埃森德尔夫特 (Assendelft) 大公画了一幅画, 为德尔夫特的巴特奥·克拉斯佐恩 (Barthout Claeszoon) 画了一幅技艺娴熟的《富贵的年轻人》(Rich Young Man)。在阿姆斯特丹的沃莫伊斯特拉特 (Warmoesstraat), 克拉斯·弗里德利克兹·罗齐 (Klaes Frederijksz. Roch) 收藏了他最后也是最好的作品之一, 画面显示以色列的子民们抬着上帝的约柜, 渡过约旦河。他把自己画进了此画, 装扮成一个体弱多病但相



图1 卡勒尔·凡·曼德尔, 《西庇奥的克制》, 1600, 铜版油彩, 44cm×79cm, 阿姆斯特丹博物馆。



图2 卡勒尔·凡·曼德尔, 《耶稣和门徒》, 1588-1600, 17.2cm×30.7cm, 布鲁塞尔皇家阿尔伯特第一图书馆。

貌俊美的利未人或搬运工，画中还有此画最初的拥有者，艾萨克·凡·杰文（Isaac van Gerven）和他的首任妻子的形象。正如人们所看到的，这件作品描绘得相当精彩，核心人物都十分激动，他们诚挚地交谈，姿态活跃，充分表现出抬重物和其他行为的效果。作品构图极富创意，铺衬以一片迷人而透亮的风景，还有极其睿智的用色处理。地面上有许多贝壳和小海螺，还有一群灰狗和一只红色猎兔犬彼此充满敌意地狂吠。我认为画面故事描绘得恰当而充分，在画框上，他用金粉书写出下列诗句：

基督徒来人间经历磨难，
 终将进入极美乐土。
 但先要跨越约旦河和死亡，
 因为所有生命必经此途，
 最后的敌人一定要征服。
 此行成功，则万事万福。

在这段日子里，他为阿姆斯特丹玻璃厂主和管事扬·亨德里克·佐普（Jan Hendricz. Zoop）画了一幅大画，画中描绘堕落的以色列子民不敬神，放肆地围着金牛舞蹈。前景画着好色的男人们和一群放荡的摩押妇人在宴乐：他们趁着酒劲壮胆，肆意撩拨这些外族女子的情欲，他们醉眼惺忪地和这群情场老手眉来眼去。妇人们穿着各种华贵的长袍，上面镶着宽边和漂亮的褶皱，个个佩戴着精美的首饰。画中葱绿的树木，手法比重彩和高光的表现还要优美、耀眼。天空画有一抹火焰般的光辉。远处，摩西正透过云层与上帝对话。简言之，此画技艺高超，构思精良。扬·冯丹（Jan Fonteyn）也拥有作者的一幅杰作，此画无论用色还是构图都气势恢弘而生动，内容表现汉尼拔（Hannibal）和小西庇奥（the Younger Scipio）之间的战争，战斗和冲突异常激烈。一些人物穿着罗马服饰，有的在逃窜，有的在奋力抵抗，画面越是纵深，人物尺寸就变得越小。在双方战士间可以看到高大的战象，它们身上安置着装甲城堡，城堡里满是强壮的弓箭手，围绕战象的是拿着盾牌的战士。一只战象被撞倒在地，导致城堡坍塌鼻子损毁。这件作品充满动作情节，观众目不暇接。远景高耸的山下，战斗十分激烈，到处是垂死的人和成堆的男人及野兽的尸首；天空狂暴而奇异。此画作于1602年。扬·凡·威利（Jan van Wely）更是向卡勒尔定制设计了一间浴室和一幅描述谚语“爱无差别”（Amor omnibus idem）的作品。威利还委托他画了一幅《巴别塔的倒塌》（*Fall of the Tower of Babel*），设计了许多不同造型的花瓶，瓶身绘满野花，所有这些作品都被拿到汉堡去了。

许多地方都发现了卡勒尔设计的东西。首先是他为德尔夫特的优秀挂毯编

织商斯别林克思 (Spierincx) 设计的挂毯和所有摆放挂毯的房间。他还为其他东西设计图案：缎料、桌布、餐巾以及许多玻璃画家用的绷带，但他主要在阿姆斯特丹的军械库做设计。印刷并出版的，有巨幅的《浪子》，是德·盖恩 (De Gheyn) 雕版的，还有《八个忏悔的罪人》、《耶稣受难》、《十二族长》、《所有城市建筑》、《十二门徒》、《辩论中的诗人》以及许多道德说教作品——简言之，他的设计数不胜数，他的著作汗牛充栋，有来源于生活的也有来源于其他方面的。

再来蹑踪他写的诗文吧，计有关于荷马《伊利亚特》的，两篇描写哈勒姆的，一些歌曲、叠句和十四行诗；《牧歌》和《田园诗》；《黄金竖琴》和《面包房》；《新世界》或《西印度群岛》；《橄榄山》，《阿姆斯特丹的起源、毁灭和复苏》（此文印在关于阿姆斯特丹城的插图下）；还有他这本《画家之书》；奥维德《变形记》译本；《人物表现技法》；一部由佛兰芒修辞学者们表演的关于黛娜的道德剧；还有更多没有印刷出来的。他从1583年至1603年一直住在哈勒姆，整整二十年，然后移居到塞温贝尔根，它位于哈勒姆和阿尔克玛 (Alkmaar) 间，他在这儿画了一些画，并写下了《画家之书》的大部分。在塞温贝尔根，为表敬意，他邀请了一些要好的朋友还有一些艺术爱好者来他的城堡。他曾创作了一出戏剧，就叫他的学生们在城堡内室为宾客表演助兴。大门外面和入口处悬挂着绿色植物，和花冠植物相互交隔；调色板、画笔、支腕杖和其他画家用的工具像花彩般镶入其中，还有用烟花和火炮装饰的意大利古代遗物，这些对于那些从未出过国的人来说太稀奇古怪了。1604年6月，当这里的工作完成后他就动身去了阿姆斯特丹。他住在那儿的蒙特尔班塔 (Montelbaan Tower) 附近，沃尔运河旁，那里的船冬天照样摆渡。后来从那里又移居到乌伦堡桥 (Uilenburg Bridge) 附近的一处住所。1606年5月，他住进了乌得勒支 (Utrecht) 码头岸上的一个城市寄宿处，就在其中的第24号房。此时，他已完成写作，又不辞辛劳地投身于素描和绘画。他的学生各色各样，其中一些人成为了优秀的画师：雅克·凡·莫斯凯罗 (Jacques van Moschero)，雅各·马丁兹 (Jacob Martensz)，柯尼利斯·英格尔森 (Cornelis Enghelsen)，弗朗斯·哈尔斯 (Frans Hals)，哈勒姆的肖像画家；埃弗特·克里恩兹 (Evert Krijnsz)，来自海牙；亨德里克·杰里兹·奥斯特-印迪恩 (Hendrick Gerritsz. Oost-Indiën)，弗朗索瓦·维南 (François Venant)；还有其他许多人，多得无法个个提及，还有他的长子卡勒尔·凡·曼德尔，他出生在哈勒姆，生活在德尔夫特。他们所有人都值得推崇和赞扬，因为他们的创造发明丰富多彩，他们的绘画风格炉火纯青。

在此期间，卡勒尔患上了某种疾病，他认为依靠自己的智力可以治愈。然而，事与愿违，病情每况愈下，他求助于一名医生。那人信自己胜过信医术，他给病人开了许多药丸，使病人腹泻严重，一天天衰竭。他开始准备自己的死亡，

拒绝接受医生的建议。医生使用安慰的话语慷慨过使用有效的治疗方法，徒劳无益地想让他宽心。但既然天意早已注定，医师的药都是无济于事的，因为它只是死神召唤时能让人苟延残喘的伎俩。他的兄弟们看到他的惨状都很哀痛且束手无策。他有时因苦楚和疼痛而身子扭曲，他的手脚开始变凉，他的脉搏和视力越来越弱，他的鼻子变冷发白，因而他的弟弟亚当看他已处弥留之际，便说：“兄弟，我认为你状况不妙呢。”他则回答说：“越坏越好，不用作可怕的垂死挣扎了！”熬过一个不安的夜晚后，翌日早上他被送去医生那里，那医生看到病人病情如此恶化感到非常惊讶，但仍然说：“这人死期未到。你们不懂这种病，他会好起来的。”但这些话纯粹是一个智力不逮的人就我们无法理解和无从知道的事说出的昏话。他给病人开了另一剂药，但卡勒尔刚喝了少许，就浑身冰凉，他们怎么都无法使他温暖起来，甚至用保暖的衣物也无济于事；他无法视物也无法言说。他们竭力找最好的言语来激励他，要他务必相信耶稣基督的献身，上帝纯洁的羔羊，带走了人间的罪孽。他的挚友雅克·拉齐和他诀别说：“愿主保佑你！”等等。他几乎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但喘息沉重，这正吻合了他没生病的时候经常说的话“如果死神降临，什么也别做，只是静静地躺着死去”。他身体力行的正是如此。他发出深长的叹息声，呼吸困难，因为他的喉咙已经呼噜不休了。他眼睛直瞪瞪的，前额和鼻子如死人般苍白。周围的人都跪下来，祈求上帝怜悯他。就这样，在第十一天的正午，他灵魂升天了。在他生病期间，他自己什么也没有要求，甚至没有谈到他的妻子和孩子们，没有把他们托付给任何人照顾；他留给遗孀七个孩子，另外三个早已去世。周三，尸体被放进了棺木，头上戴着花冠，棺木由八人抬着。伴随着三百多人参加的盛大游行和葬礼仪式，死者被送到老教堂，埋在唱诗班席位左边的灰色墓碑下方，距墙约一步远，东南端紧靠着一个顶在墙里的小梁柱，在此面墙朝南开的门的东部。当这群人返回到死者家中拿走他们留下的东西时，留给悲痛的遗孀和子女的只有上帝的怜悯，他们养家糊口的人没了。

房子里卡勒尔的素描或画幅所剩无几，因为长期看着自己的作品他很容易厌烦。还有许多订件，甚至是过去十年的，他从来就没有完成过。他最后的一幅画是给莱顿的一个叫路易·柏里斯（Louis Peris）的人画的。主题是《二十五人》（Numbers 25），画幅描绘的是以色列的子民与摩押人的女儿们行淫的罪孽，那些女人试图引诱他们成为她们的祭神物。人们大吃大喝拜祭着那些神，而且以色列人也参加膜拜异教神灵巴力毗珥（Baal-peor）。画中他画了一些小比例的骑马男子，他们正忙于带来女人。他还画了一大方水域，一些裸体人物在其中洗浴和淫乱。背景上形成了一道风景，人们在那跳舞，崇拜偶像。远处有一间棚屋，正如人们可以看到的，腓尼哈（Phinehas）正猛刺以色列男子和摩押女人。此画精彩绝伦，技艺高超。大师在这件作品中注入了一些特别的想法，是出于一个叫彼